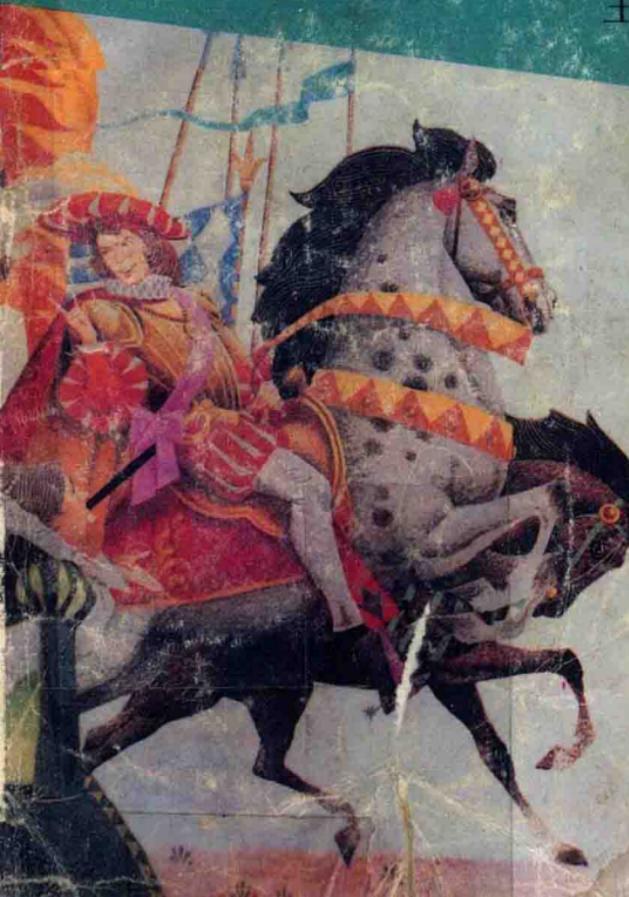


WORLD
SHAO NIAN
XIAOSHUO
JISHI XUAN

世界少年小说故事选·下

王石安 蔡体荣选编



少年文库特选本

• SWTO •



SHAO NIAN
WENKU
TEXUANBEN
少年儿童出版社



SHAO NIAN
WEN KU
TEXUAN BEN

· 下 ·

世界少年小说故事选

SHAO NIAN WEN KU TEXUAN BEN

王石安 蔡体荣

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 前言 陈伯吹 (1)
- 格丽赛达 [英国]艾·法琼 (1)
可是，你答应过 [英国]约·李 (29)
洋娃娃的房子 [英国]凯·曼斯菲尔德 (43)
最后一课 [法国]阿·都德 (54)
我的叔叔于勒 [法国]居·德·莫泊桑 (61)
冷藏室 [法国]亚·德克莱斯 (72)
爸爸说了算 [法国]桑·高西尼 (87)
两个小洛特 [德国]埃·克斯特纳 (92)
高贵的少爷 [德国]路·托马 (177)
危险的收获 [德国]斯·赫·托巴兹 (185)
六千里寻母记 [意大利]戴·亚米契斯 (189)
桃子 [意大利]萨·斯特拉蒂 (223)
在边境上 [意大利]姜·罗大里 (237)
小鹤鹑 [俄国]伊·屠格涅夫 (250)

- 穷人 [俄国]列·托尔斯泰 (257)
万卡 [俄国]安·契诃夫 (262)
倍倍 [苏联]马·高尔基 (268)
丘克和盖克 [苏联]阿·盖达尔 (276)
亲爱的爸爸妈妈 [苏联]谢·沃罗宁 (315)
一枚小钢戒指
[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330)
班长 [苏联]勒·伏隆柯娃 (338)
也想搞恶作剧的时候
[瑞典]阿·林格伦 (346)
童年 [丹麦]马·安·尼克索 (357)
一个克郎 [南斯拉夫]伊·参卡尔 (365)
新战士 [南斯拉夫]罗·乔拉科维奇 (381)
七个铜钱 [匈牙利]齐·莫利兹 (384)
不懂你们这些是什么人
[匈牙利]齐·莫利兹 (391)
六个孩子的故事 [捷克]尤·伏契克 (399)
奶奶讲故事
[罗马尼亚]米·萨多维亚努 (405)
暑假 [罗马尼亚]山吉勃良努 (410)
弗朗奇斯科 [希腊]艾·阿历克赛乌 (416)
猎熊的孩子 [美国]杰·伦敦 (426)
假天堂 [美国]艾·辛格 (439)
小刀 [美国]肖洛姆-阿莱汉姆 (445)

- 香菜园 [美国] 威·萨洛阳 (465)
马戏团到了镇上 [美国] 阿·马尔兹 (471)
苹果的故事 [美国] 伊·柯兹华斯 (491)
地神的儿子 [美国] 鲍·迪尔 (504)
一个孩子的发现 [加拿大] 欧·巴尔拉 (516)
马丁什么也没偷 [阿根廷] 阿·荣凯 (522)
十二号风门 [智利] 巴·利约 (531)
帕科·容格 [秘鲁] 西·巴耶霍 (541)
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

[澳大利亚] 亨·劳森 (549)

- 骄傲吧, 我的儿子

- [澳大利亚] 艾·斯特拉斯蒂 (555)
马 [日本] 德永直 (563)
流浪儿的梦 [日本] 坪田让治 (569)
班长的侦察 [日本] 川端康成 (579)
奶奶的家 [日本] 中野幸隆 (595)
一只耳朵的大鹿 [日本] 棕鸠十 (609)
打嘎儿 [印度] 普·昌德 (619)
都都 [印度] 阿·卡·纳拉杨 (631)
会走的桌子 [朝鲜] 姜孝淳 (638)
为了未来 [朝鲜] 郑圣勋 (649)
伊妮姆 [印尼] 普·阿·杜尔 (657)
红铅笔 [马来西亚] 阿·马吉德 (672)
父亲上法庭 [菲律宾] 卡·布罗山 (684)

- 公鸡和母鸡…[菲律宾]爱·阿·罗西斯 (691)
抢狗食……………[泰国]西·沙拉康 (699)
捕鱼人……………[缅甸]杜卡 (705)
兰·曼尼卡……………
 [斯里兰卡]特·勃·伊兰加拉特尼 (710)
小杜果……………[土耳其]苏·得尔威希 (716)
留斯吉姆……………[土耳其]法·艾尔金契 (720)
死人的筵席……………[土耳其]赛·柯达列特 (725)
一场事故……………[叙利亚]达·哈迪姆 (736)
土地和异乡人……………[科威特]莱·哈巴斯 (740)
达尔费里……………[埃及]马·帖木尔 (748)
报告……………[埃及]伊·巴哈丁 (761)
白皮鞋……………[苏丹]阿·白·哈里德 (771)
牛……………[南非]赫·金宁斯 (775)
我的黑色的童年……………[南非]达·博第埃 (782)
福斯蒂诺……………[安哥拉]罗·维耶拉 (791)
最要紧的是……………
 [塞拉利昂]尼·阿皮奥斯 (798)
我们的脸上为什么会有疤痕?……………
 [塞内加尔]赛·乌斯曼 (809)

六个孩子的故事

〔捷克〕尤·伏契克

这天，有六个孩子来到了煤栈的围墙旁边，他们平常总是聚在这儿玩耍，或者就闲谈一些孩子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在这儿挖一个小坑，把玻璃弹子弹到这个坑里，玩打弹子。打弹子是所有的捷克孩子喜欢的游戏。

但是，今天他们没有向弹子坑里看过一眼。他们在围墙旁的人行道边上坐下来，然后甫兰杰克把一张报纸铺在膝盖上。他小心地用手掌抚平了报纸：他父亲在读报以前总是那样做的。

在报纸的第一版上有一张残缺不全的孩子脸对着他们。

这是一个在法西斯强盗轰炸爱里哥埃德时被炸死的西班牙孩子。

他们六个人都俯身在报纸上面。甫兰杰克开始读报，同时他的声音也严肃得不像孩子的声音了。字句很难，不容易懂，但是他们六个人不用听字句也都明白了。

这个在爱里哥埃德的西班牙孩子和他们一样，每天上学读书。大概他也会打弹子。并且，可能就在他的玻璃弹子滚进坑里去的时候，法西斯强盗的飞机已经在他的头顶上空盘旋了……

六个孩子往上面看了看。那儿，在蓝色的高空中，浮动着几朵春天的云彩。

现在他们的头顶上空没有敌人。但是敌人在西班牙。他杀死了爱里哥埃德的孩子们。

“我的哥哥参加志愿军到西班牙去了，”罗达说，“他要去和法西斯强盗打仗。”

“不会要我们参加志愿军的！”甫兰杰克叹口气说。

是啊，他们明白，是不要孩子到那儿去的。要等他们长大了才能去……但是这不能很快就办到呀！

现在得立刻想办法帮助那些爱里哥埃德的孩子，他们是不能等待的，法西斯强盗的飞机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呢……

六个人彼此望了望。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甫兰杰克的眼光落在报纸的标题上。“捐钱到前线去援助西班牙人民”，他读了出来。

“看！”甫兰杰克高兴极了。

大概，这是他们能够给西班牙孩子的唯一的帮助了。

孩子们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放在人行道上。他们数了一下：一共还不到半克隆^①。

这算什么帮助！太少了……

“我们明天再带来，”其中一个孩子没有把握地说。

不，这能拖到明天吗？

他们坐着思考：到哪儿去弄钱呢？

突然，安东尼说：

“我有一把折刀。”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可以卖掉它。”

把刀卖掉？孩子们都惊奇地望着他。这简直叫人生气。他们把安东尼的刀看作是一件宝贝。他们每个人都幻想过那样的刀。它好像一把骑士的剑，甚至能用它来宣誓。

但是他们明白了安东尼的话。

甫兰杰克庄严地站了起来。其余的孩子也站起来了。他紧紧地握住了安东尼的手——紧紧地，像孩子们平时做惯的那样，成年人只有在遇到危险的时刻才这样握手。

后来，甫兰杰克一声不响地拿出一只洋铁的鞋油盒，放到安东尼的刀子旁边的地上。当然，这不像折刀那样值钱，但是放弃这只洋铁盒也是不容易的。

罗达惋惜地紧握着十三粒玻璃弹子。但是当依沃塞夫把自己的哨子放到安东尼的刀和甫兰杰克的洋铁盒旁边时，罗达觉得惭愧了。他在自己那十三粒弹子里又加上一

① 克隆是捷克货币名称。

粒，第十四粒是锡做的，他用这粒弹子玩的时候总是赢的。

这时，六对口袋都翻了出来，摸空了。在人行道上放着孩子们最宝贵的东西，有很多奇怪的东西，真使成年人莫名其妙它们有什么用处。

河的北面，在甫尔塔瓦河的右岸，转弯角上能够看到一些收旧货的小铺子，穷人都把自己的杂物拿到这儿来卖。

六个孩子沿着他们父母踩出的无形的足迹也往那儿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甫兰杰克和安东尼。在他们的口袋中放着同志们交托给他们的贵重东西。距离着十步远走着其余的四个人，他们踏着步子，紧盯着前面的两个人，好像一列仪仗队。

他们在老依查克的铺子前停了下来。四个人留在门口，而甫兰杰克和安东尼尽量地克制着自己的激动心情走进里面去。

老依查克站在柜台里面。两个孩子一声不响地拿出了口袋里的东西摆在他面前，有洋铁的鞋油盒，有哨子，有折刀，还有玻璃弹子和其余的东西。

收旧货的老头生气地唠叨起来了：“你们想叫我把这些东西怎么办？”

孩子们没有像他们的母亲来卖最后一点东西时候那样忧虑不安，也不像父亲，不愿把自己的贫困让人知道，装出

漠不关心的样子。孩子们自豪地望着老依查克，他们知道放在柜台上那些东西的价值。

“你们还是走开吧，顽皮孩子！”收旧货的老头生气地说。

孩子们彼此望了一眼，笑了：这个人什么也不明白！他大概不相信他们会和这些珍贵的东西分手。

所以甫兰杰克就慎重地说：

“这是我们决定要卖的。”

老依查克善于观察人们的心理。他能够从声音中辨别，谁是初次为了贫困来的，谁已经不止一次地卖掉自己的破衣烂衫了。

因此他从来不拒绝帮助那些人，如果拒绝了他们，哪怕饿死，他们也不会再来了。

如果收旧货的依查克不是那么大年纪，那么有经验，甫兰杰克的话会使他冒火的。但是，现在他好奇地望着孩子们，还是唠叨着说：

“瞧瞧吧，小孩子为了一包烟卷，什么把戏都想得出！”

“根本不是为了烟卷！”受到侮辱的甫兰杰克说。

“为了看电影吗？”依查克问。

甫兰杰克忍不住了；虽然谁也没有委托他，他还是声明了：

“我们为了西班牙！”

甫兰杰克说完这句话就害怕了。难道能够把他们全体的秘密告诉老依查克吗？要是他马上去叫警察，说他们卖

《红色权利报》，并且集钱到西班牙去该怎么办？

那时安东尼的折刀，罗达的弹子，依沃塞夫的哨子和其余的东西都要失去了。他们就没有东西去帮助那些爱里哥埃德的孩子了。

甫兰杰克伸出手，他想抢救现在放在收旧货的老头面前的东西，哪怕只是一部分也好。

“留下吧！”依查克严厉地说，并且从柜台上取起那只划着纹路的洋铁油盒。 he 把它翻弄了很久。“嗯……”他终于说话了。“这只盒子不坏！但是我最多出两个克隆。”

孩子们屏住了呼吸：两个克隆只买一只盒子！

后来，收旧货老头又拿起安东尼的折刀，把它在手里握了一会儿，好像在估价。

“好事情！”他看了一下孩子们又严肃又紧张的脸，然后问：“你们说，这是为了西班牙吗？” he 把刀放在洋铁盒旁边添上一句：“好吧，五个克隆买这把刀，我看，这价钱不算坏了，怎么样？”

老依查克公平地估了每件东西的价值：木锤，哨子，罗达的锡弹——孩子们是那么舍不得这颗弹子。

后来， he 为了使钱看起来更多些，就拿出二十个克隆的零钱来，放在柜台上孩子们的面前。

张庆悦 译

奶奶讲故事

[罗马尼亚]米·萨多维亚努

每天晚上，奶奶给孙儿女们讲故事，讲来讲去总是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好听的故事，说的是勇士马查亮的故事。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三个小孩——两个男小孩，一个小姑娘——上了床，就开始请奶奶讲故事了。

“讲个故事给我们听。”

“讲什么故事呢？”

“就讲勇士马查亮吧。”

“昨天晚上不是讲给你们听过吗？”

“讲是讲过的，我们可忘了。奶奶，你就再讲一讲吧！”

“前天晚上，大前天晚上，讲的也都是这个故事啊。”

“奶奶，好啦，我们这样求你，你就给我们再讲一遍吧！”

三个小孩，眼睛全盯着奶奶，露出恳求的神色。他们都穿着一色的衬衫，在床上欢蹦乱跳，活像三只小白熊。跳了一阵，这才围着奶奶坐下。静静的灯光照着他们淡淡的卷发，照着奶奶疲倦的眼睛。奶奶细细地瞅着孩子们，用柔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了，一边讲，一边好像在那儿回想好久以

前的什么事儿。

“好，我这就讲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穷的穷人，他有一个儿子……”

“奶奶，”大孙儿尼古拉依莎打断了她，“好像你忘了几句话，你该说一说那时候人们给跳蚤钉马蹄铁，每一块马蹄铁还不轻呢……”

“是啊，跳蚤还会往上起飞呢，它好像并不觉得脚上那些马蹄铁有多么重。”小孙儿桑杜也补上了一句。

“不错。这个人有一个儿子……有一天，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来到爸爸面前，对爸爸说：‘爸爸，我没有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一个亲人。我不能老待在你身边。我要到世界各处去走走，寻找我的幸福。’儿子这么说了，老头儿就回答：‘好吧，你去吧。我给你一匹马，一枝枪，一句祝福的话……’他就给了儿子一匹马，一枝枪，一句祝福的话……儿子走了。”

“他祝福儿子的那句话……”女孩子想了一会儿说。

“奶奶，这匹马是匹白马，这个我晓得，”尼古拉依莎又插嘴说。

“白马？”

“不错，你自个儿这么说的，奶奶。还有，儿子走的时候，摘下了帽子，亲了亲爸爸的手呢。奶奶，你要照着老样子，顺着往下讲啊。”

“嗯，这个自然。他亲了亲爸爸的手，就动身了……”

“他为什么要出门呢？”桑杜突然问。“一个人往世界各

处跑，他不害怕吗？”

“不，他才不害怕呢。”尼古拉依莎回答，一点也不含糊，“马查亮有胆量。后来还做国王呢……”

“好啦，不用讲啦！我看，这个故事你们完完全全都知道了。”

女孩罗奇亚赶忙打岔说：

“真的，我们不知道嘛，奶奶！你给我们讲吧，他怎样碰到圣礼拜五的？”

接着，奶奶又用柔和的声音把故事往下讲，她讲得很小心，不让一个小节目漏掉。她讲到马查亮路上怎样碰到神鹰，怎样碰到梭鱼，又怎样碰到蚂蚁……末了儿，马查亮才找到了那个怪人圣礼拜五……

“他那儿有一只狗，钢牙铁齿。”尼古拉依莎小心地插嘴说。

奶奶老想打瞌睡。她管了一天家务已经很累了，这会儿眼皮快合上了。她轻轻地倚着靠墙的座垫，眼皮眨巴眨巴的，活像忽扇忽扇的鸟翅膀。

“就这样，他敲了敲门，圣礼拜五问‘谁啊？’‘是人！’‘唔，是好人请进来；是坏人请走开，我这儿有条狗，钢牙铁齿，能把你撕成千百块……’‘我是好人，圣礼拜五……’‘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要拿干柴来！你瞧，又生不着炉子了……你这个懒汉！你就只会吃饭，睡觉！’”奶奶突然这么咕哝着。

“奶奶，奶奶，”孩子们挺不乐意，齐声嚷着。“喂，别睡

呀！你在那儿说些什么？讲故事啊！”

“啊，什么？什么故事？”

“讲勇士马查亮啊，奶奶。这会儿他来到了圣礼拜五那儿。她让他进去吗？”

“不用说，她接了他进去，给他好好地吃喝一顿，问他为什么要到世界各地去。”

尼古拉依莎提了一句：“他亲了亲她的手吗？”

“是啊，他亲了。还对她这么说：‘我周游世界，寻找幸福。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幸福，幸福假装一位蓝海国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圣礼拜五，上蓝海国去那条路该怎么走的？’‘嘿，马查亮，你这个小伙子，我指给你看，上蓝海国该走那条道。你顺着那条曲里拐弯的道儿往东走，只是你先得上圣礼拜天那儿去……’于是马查亮又上了路……”

“亲亲她的手，”尼古拉依莎又插了嘴，他就不放松这一句。

“对了，后来他才上了路，往圣礼拜天那儿去。这条路也不知有多长，他走着……走着……”奶奶的眼睛又闭上了，又咕哝起来：“该死的母鸡！……又哪儿去啦？它连个豆儿大的蛋也没下……”

“奶奶，喂，奶奶！”孩子们又扯着嗓子叫她。

“你们怎样了，小宝贝？”奶奶给吵醒了。

“奶奶，”尼古拉依莎说，声音比谁都大，“昨天你还讲得多些：已经讲到了圣礼拜天，讲到了蓝海国……我看今天你怎么也不会给我们讲完了！”

奶奶笑了笑说：“我倦了，想睡觉。明天给你们讲完吧。”

奶奶摸摸尼古拉依莎金黄的头发。尼古拉依莎是她的宝贝呢。

“奶奶，马查亮的那个王国，现在还在那儿吗？”

“不，没啦。”

“那么马查亮已经不在世了，蓝海国国王也没了。对吗？奶奶？”

“他们都不在啦，都死啦。”

“那么他们的王国呢？他们的堡垒呢？”

“全都毁了。那儿现在是沙漠。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到处只看见沙。那个王国的遗迹也没有了。”

“只有你，奶奶，才活到今天，记得这个勇士马查亮……”

“是啊，是啊……”

奶奶苦笑了一下，瞧着墙上挂的像片，这是她年轻时候的像片，恰巧挂得跟她正对面。

“只有我还活着，这么些年来，多多少少事，我还全记在心上……”

徐亚倩 徐朴译